

英 阿加莎·

克里斯蒂 著

# 艺术舞会

——波洛探案精萃

唐小平 范美译



# 奇案

# 艺术舞会奇案

—  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唐小平 范美 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# 艺术舞会奇案

——波洛探案精萃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唐小平 范 美 译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南宁市河堤路14号）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 787×1092 1/32 9.75 印张 插页 2 214 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1,000 册

ISBN 7-219-01396-5/I·404 定价：3.30 元

## 内容简介

这是英国著名“侦探小说皇后”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精选，包括十八个短篇，是波洛探案中短小精悍的佳作。

这些小说，特点是悬念很强，情节曲折，案情扑朔迷离，发展丝丝入扣，结局出人意料。在描写官爵的、军人的、商贾的、遁世者的、封建家族的、侍佣者的……题材丰富，吸引力强。

小说塑造了波洛这一栩栩如生的形象：他为人诙谐，语言幽默，智力过人，为主持正义而不顾一切地捕捉罪犯。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病。

## 原 书 序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已年届80岁高龄，以“侦探小说皇后”之美名饮誉全世界。她所著的74部侦探小说业已被译成世界各主要文字，其销售量已达亿万册。

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，她便致力于创作。她塑造了赫克尔·波洛——小说界继福尔摩斯之后最享盛名的侦探。赫克尔·波洛是比利时人，身材矮小，脑袋呈蛋形，癖好整洁。波洛以及她塑造的其他侦探活跃在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、广播剧及话剧之中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不仅是侦探小说作家，而且曾以玛丽·韦斯莱科特为笔名，创作了6部富于浪漫情调的小说、几部戏剧及一部诗集。她亦曾协助其丈夫、考古学家马克斯·马洛温爵士对近东进行过多次考察。

## 译者序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美国著名的惊险小说作家，《尼罗河惨案》等侦探小说的作者。她在一生85年中，创作了近90部小说和故事集，享有“侦探小说皇后”之美誉。联合国科教文组织1961年的报告说，阿加莎·克里斯蒂是目前世界上作品最畅销的作家，她的著作在102个国家销售。据有人在她1976年逝世后不久估计，她的作品在世界上的销售量达4亿册。

她的许多作品已被改编成电影、广播剧或搬上舞台。已排成电影的除《尼罗河惨案》、《东方列车谋杀案》、《阳光下的罪恶》之外，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于1985年已将《十三人就餐记》（又名《埃德韦爵士之死》）拍成电影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以生花妙笔塑造了20世纪声名显赫、威镇一方的侦探波洛。在本书中，波洛着手处理艺术舞会上的刺杀、厨娘的失踪、留下双重线索的窃贼、勒梅热勒家的继承权的诅咒、普拉茅斯快车谋杀案及其它13个令人迷惑的案件，从而开始其伟大的侦探生涯。以艺术舞会上的奇案为起点，开始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独运匠心，在本书中给读者呈上18篇情节曲折离奇，扣人心弦，往往以出人意料的突兀结局而告终的侦探故事。她善于布下迷魂阵，引导读者追随那扑朔

迷离的线索，跟随着波洛一同思索，一同分析，一同推理，一同破案。读来令人大有不知真相手不能释卷之感。

波洛以他独特的风格，开动“灰色的脑细胞”，抓住一些往往为人忽略的蛛丝蚂迹，对案情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，以事实为基础，加以细致而又缜密的逻辑推理，终于使真相大白，凶手归案。18篇故事篇篇短小精悍，独出心裁，宛如一碟碟精致的美味佳肴，令读者感到极大的满足。这些故事涉及英国社会的各个侧面，各具特色。对英国多姿多采的社会生活，读者可窥见一斑，实为短篇侦探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译者将此书译出以飨广大读者，亦希冀此书能给公安人员及广大读者以一定的启迪。

唐小平

1987.10.1.于南宁

## 目 录

艺术舞会的奇案·····	( 1 )
厨娘失踪之谜·····	( 19 )
柯尼什疑案·····	( 37 )
小约翰尼被绑架之迷踪·····	( 55 )
双重线索·····	( 71 )
梅花王·····	( 84 )
勒梅热勒家的继承权·····	( 104 )
失踪的矿山图·····	( 120 )
普利茅斯特别快车·····	( 130 )
巧克力糖盒·····	( 147 )
潜艇计划·····	( 165 )
三楼血案·····	( 184 )
双重罪恶·····	( 207 )
遁世者之死·····	( 225 )
蚂蜂窝·····	( 237 )
戴面纱的女郎·····	( 249 )
海上凶案·····	( 261 )
花园里的牡蛎壳·····	( 282 )



## 艺术舞会的奇案

我的朋友赫克尔·波洛原是比利时警察总长。因偶然的机缘，参与侦破斯泰尔斯案件。他在处理此案中获得的成功，使他声名大振。他从此决定献身于侦察犯罪案件的事业。我在索姆负伤后就退伍了，与他一同定居伦敦。我手中掌握着他的大部分案件的第一手材料。有人建议我选择其中最有趣的案子加以整理发表。我想这也未尝不可。而且，最好的开头莫过于那桩轰动一时的离奇案子。我所指的乃是艺术舞会上发生的案件。

虽然还有一些比此案更为古怪离奇的案件，也更能体现波洛独到的侦破方法。可是，此案所具有的那些耸人听闻的特点，所牵连的知名人士，以及新闻界的特大鼓噪，使它成为著名的案件。很久以来，我就感到有必要将波洛在侦破此案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公之于世。

春光明媚，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。我恰好呆在波洛的房间里。我的小个子朋友衣冠楚楚，象平素一样整洁，蛋形的脑袋偏向一边，正在仔细地给胡子一种新型润发油。一种无大妨碍的虚荣心是波洛的一大特点，而且与他的洁癖相一致。我一直在细心地阅读《闲话日报》。报纸掉落到地板上，我随之陷入一阵沉思冥想之中。蓦地，波洛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，使我猛地醒了过来：

“我的朋友，你在专心致志地想什么呢？”

“说实话，”我答道，“我对在艺术舞会上发生的离奇案件始终感到迷惑不解。许多报纸都竞相报道了它。”我边说边用手指弹着报纸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越读越觉得这个案子神秘莫测！”我于是热烈地大谈起这个案子来。“是谁杀死了克朗肖爵爷？珂珂·柯尔特尼死于同一晚难道纯系巧合？是意外偶合吗？莫非是她有意服用过量的古柯硷？”我打住了话头，然后又戏剧性地补充道：“这些正是使我困惑的谜。”

使我感到颇为愠怒的是，波洛并未对此表示出丝毫的兴趣。他正对着镜子端详自己，低声说道：“我敢肯定，这种新型润发油真是太棒了！”遇到我的目光，他急忙补充说道：“的确不错——可你怎么解答那些疑问呢？”

我还未来得及回答，门打开了，女房东通报说警官杰伯来访。

这个苏格兰场（即伦敦警察局——译者）的警官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热情地问候了他。

“啊，是杰伯呀！”波洛喊道，“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”

“波洛先生，”杰伯坐下来说道，并朝我点点头。“我正在处理一起案子，感到处理这类案子本是您的拿手好戏。所以我前来相问，您是否愿意插手办理此案？”

波洛对杰伯的才干是钦佩的。但是杰伯缺少办法。对这一点，波洛为之抱憾。而我却认为，这个警官的最大才能在于他善于借与人商量为名，从而获得帮助的巧妙手腕。

“就是艺术舞会的案子，”杰伯说道，“来吧，您肯定是愿意处理这个案件的。”

波洛微微一笑，望着我说道：

“我的朋友赫斯汀斯是愿意参加的。他刚才还在叨咕这个案子呢。对吧，我的朋友？”

“好吧，先生，”杰伯谦恭地说道，“您也来参加吧。老实说，能了解这类案子的内情对您来说应该算作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呢。让我们动手吧。波洛先生，我看您对该案的主要情况是了解的，对吧？”

“我了解的情况仅限于报纸上报道过的——然而，记者的想象力有时会把人引向歧途。请把整个案子给我介绍一下吧。”

杰伯舒服地盘上腿，拉开架势，就讲开了。

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，上星期二举行了盛大的艺术舞会。虽然这是时下惯用的说法，但这个舞会却是名副其实的。是在克罗萨斯舞厅举行的。几乎整个伦敦的人都参加了——包括年青的克朗肖子爵及其朋友们。”

“他的经历如何？”波洛问道，“应该说他的人生观如何——不，您怎么叫法——小传吗？”

“克朗肖子爵是第五代子爵，25岁，富有，未婚，酷爱舞台艺术。谣传他与艾尔伯尼剧院的考特尼小姐订了婚。这位小姐被朋友们称为‘珂珂’，是大家公认的一位十分富于魅力的姑娘。”

“好，请继续讲吧！”

“和克朗肖子爵一起参加舞会的共有6人：他本人，他叔父尤斯塔斯·贝尔坦尼，一位美貌的美国女郎、寡妇马拉比夫人，青年演员克里斯·戴维森先生及其妻子，还有呵·呵·考特尼小姐。正如您所知道的，这是化装舞会，克朗肖及其朋友们扮演的是一出古老的意大利喜剧——不知到底是

哪一出喜剧。”

“是‘艺术喜剧’。”波洛提醒道。

“总之，化装用的服装是模仿尤斯塔斯·贝尔坦尼的一套瓷人制作的。那是他的收藏品的一部分。克朗肖子爵扮演哈里金，贝尔坦尼扮演庞西奈珞，马拉比夫人与他配对，化装成浦尔辛娜；戴维森夫人化装成彼尔莱特和彼尔瑞特；考特尼小姐当然就化装成哥伦宾。那天晚上的气氛从一开始就不对劲，大家明显地感到出了什么事。克朗肖子爵情绪抑郁寡欢，举止反常。大家在主人包定的餐室里用餐时都注意到，他和考特尼小姐互不理睬，闹别扭了。显而易见的是，考特尼小姐刚刚哭过鼻子，而且要歇斯底里大发作似的。晚餐的气氛是极不愉快的。在大家离开餐室时，考特尼小姐高声请求克里斯·戴维森送她回家，因为她讨厌这个舞会，这个青年演员颇费踌躇，他斜睨了克朗肖子爵一眼，最后把他们两人拉回到餐室。

“但是，他试图调解的努力并未奏效，他于是雇了一辆出租汽车，伴送哭哭啼啼的考特尼小姐回家。虽然她感到非常懊恼，却没有向他吐露真情，只是一再反复地讲她要让‘老克朗肖为此后悔’！这句话是我们仅有的凭据，说明她的死有可能不是意外死亡。而单单凭这一句话就做出这种判断，又未免太单薄了。等到戴维森百般安慰，使她恢复平静之后，时间已经相当晚了，不宜再回到克洛萨斯舞厅去了。因而他直接回到在位于歇尔西的寓所去。他回到家后不久，他妻子也回来了，带来了他离去后发生的惨剧的消息。

“在舞会期间，克朗肖子爵的情绪似乎是愈加郁郁寡欢。他远离他的一伙舞伴，后来人们几乎看不见他。凌晨一时半，准备跳大型的八人舞了，即到了每个人都要卸去化装

的时候，狄克贝船长——他是认识化装成哈里金的克朗肖子爵的朋友，注意到他站在一个包厢里，盯着布景呆看。

“‘喂，克朗肖！’他叫道，‘下来呀，和我们大家一起玩玩。看你象个醉汉一样，站在那儿发什么愁呀？老朋友，来吧。’

“‘好的！’克朗肖子爵答道，‘等我一会儿，不然在一大群人里我会找不到你的。’

“他转过身走出了包厢。狄克贝船长和戴维森夫人一起等待着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仍不见克朗肖子爵的踪影。最后，狄克贝船长等得不耐烦了。

“‘莫非他以为我们会等他一夜不成？’他喊道。

“就在这会儿，马拉比夫人也来了，他们向她解释了发生的事。

“‘我说，’美貌的寡妇快活地喊道，‘他今晚脾气很暴躁。我们一块去把他拉出来跳舞吧。’

“搜索开始了，可根本找不到他的人影。后来马拉比夫人突然想起，爵爷可能在餐室里，就是大家曾用过餐的那间。他们到那儿一看，吓了一跳。毫无疑问，那就是哈里金，是克朗肖子爵化装成的哈里金。可是，他却横尸地上，心口处插着一把餐刀！”

杰伯收住了话头，波洛点点头，带着行家的兴趣说道：“干得真漂亮！是谁杀死了他，一点线索也没有吗？是呀，怎么会有呢！”

“好吧，”警官杰伯说道，“其余的您已经知道。可是祸不单行，悲剧是双重的。第二天，所有的报纸都以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考特尼小姐的死讯。她被发现死于床上，死因是服用了过量的古柯硷。究竟是意外死亡还是自杀？我们询问

了女仆，据她供认，考特尼小姐是一个吸毒者，后来就被确定为意外死亡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不能排除自杀的可能性。她的死是格外不幸的，因为由于她的死，我们失去了线索，也就无从了解她和爵爷前一晚争吵的原因。另外，在子爵身上发现了一个珉琅小盒，上面有钻石镶就的‘珂珂’字样，里面装着半盒古柯硷。考特尼小姐的女仆认出这就是小姐的用物，几乎总是随身携带的，因为里面装着她特别嗜好的毒品。”

“克朗肖子爵吸毒吗？”

“不。他一贯是反对吸毒的。”

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既然这只盒子在他手里，那么他是知道考特尼小姐吸毒的了。杰伯，您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吗？”

“哦！”杰伯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声。

我莞尔一笑。

“喏，”杰伯说道，“这就是整个案情。您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您不曾发现什么其他未曾报道过的线索？”

“有，还有这个，”杰伯从衣袋里取出一件东西，递给波洛。这是一个小小的绿宝石色的丝绒球，上面带着拽断的线头，好象是使劲硬拽下来的。

“我们在子爵的手中发现了这个绒球，他攥得紧紧地。”警官解释道。

波洛把绒球交还给他，又问道：

“克朗肖子爵有什么仇人吗？”

“据了解没有。看来他是一个受人尊敬、受人爱戴的青年。”

“他死后爵位及财产由谁继承？”

“他的叔父尤斯塔斯·贝尔坦尼继承他的财产及爵位。在他身上倒有一两点嫌疑。有几个人说曾听到那间餐室里有争吵声，贝尔坦尼是参加者之一。您看，吵架吵到不可开交时，顺手抄起餐刀杀人是合乎情理的。”

“贝尔坦尼先生对此作何解释？”

“他说，一个侍者喝醉了酒，遭到他的申斥，时间大约是午夜一时半。您瞧，这时间与狄克贝船长所说的时间相吻合。从狄克贝船长与克朗肖子爵对话到发现他的尸体，大约只有10分钟左右。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想贝尔坦尼先生化装成庞西奈洛，是穿一件带绒球和皱纹花边的袍子吧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服装的细节，”杰伯说道，好奇地瞥了波洛一眼。“可我不明白这与该案有何联系？”

“不明白吗？”波洛的微笑里夹有一丝嘲讽的意味。他眼里闪烁着那种我非常熟悉的绿光。但他不露声色地继续问道：“在那间餐室里挂着一幅帷帘，是吧？”

“对，可是——”

“帷帘后边有空间，足够一个人藏身吧？”

“是的——实际上，那儿有一个小小的壁龛。可是，您怎么会知道呢——您又不曾去过那儿，对吧，波洛先生？”

“我的好杰伯，我是不曾去过，我是凭脑子想象出来的。没有这个帷帘，这场戏就不会演得这么合乎情理，而戏剧是必须合情合理的。请告诉我，医生验过尸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，立刻请来了医生，但为时过晚，已无法挽救了。人是即刻就一命呜呼的。”

波洛颇不耐烦地点点头。

“是的，我明白。那个医生签署了验尸证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没有提到过什么异常现象了——如尸体的外表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吗？”

杰伯瞪眼瞧着这个小个子。

“他提到过的，波洛先生。不过，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医生确实说过，尸体的四肢僵硬，而且处于紧张状态。可是他却查不出是何原因所致。”

“啊哈！”波洛说道，“啊哈，上帝！杰伯，这点是发人深思的，是吗？”

我明白，这一点并未促使杰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。

“先生，如果您想到毒药的话，那么，难道会有人先把人毒死，然后再捅他一刀吗？”

“实际上，那样做的确是愚蠢可笑的。”波洛心平气和地表示同意。

“先生，您还想看什么？比如去检查一下发现尸体的房间吗？”

波洛挥了挥手。

“不想去，我唯一感兴趣的东西，您已经告诉了我——即克朗肖子爵对吸毒的看法。”

“那么，您不想看什么了？”

“只想看一件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用作制作化装服装的模特儿的那套瓷人。”

杰伯大惑不解地瞪大了双眼。

“好吧，您可真够滑稽的了！”

“您能替我办到这一点吗？”



“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到伯克雷广场去。贝尔坦尼先生——我现在该称他爵爷了——是不会拒绝的。”

我们立刻乘出租汽车前往。这位新即位的克朗肖爵爷不在家。可是应杰伯的要求，我们被带到了“瓷器收藏室”，那儿摆满了搜集的珍品。杰伯环顾四周，感到不知所措。

“先生，不知道您怎样才能找到您所要找的瓷人。”

可是这当儿，波洛已经搬来了一张椅子，放在壁炉架面前。他象一只轻捷的知更鸟一样，一跃跳上椅子。在镜子上方的一个架子上，摆着一溜6个瓷人。波洛一边仔细地打量着，一边评论。

“他们在这儿哩！这出古老的意大利喜剧。一共3对！哈里金和哥伦宾，彼尔莱特和彼尔瑞特——这两对都穿着优雅的白色和绿色的服装。而庞西奈珞和浦尔辛娜穿的是紫红色和黄色的衣服。多么精致的服装啊，皱纹花边，褶折，带绒球的袍子，真是煞费苦心了。”

他把瓷人摆回到架子上，便跳了下来。

杰伯看起来十分不满，因为波洛根本无意向他作任何解释。波洛是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。我们将要离去时，主人回来了。杰伯为我们作了介绍。克朗肖子爵第六约50岁，温文尔雅，有一张漂亮但却稍嫌放荡的脸庞。他装腔作势，无精打采。我立即对他产生了反感。他彬彬有礼地问候我们，并说他久仰波洛破案的盛名，表示愿意效劳。

“警方正在悉心办案。”波洛说道。

“不过，我恐怕我侄儿的死亡之谜永远难以解开了。一切都是那样地神秘莫测。”

波洛紧紧地盯着他。“您的侄子有仇人吗？您知道他的仇人是谁？”